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七百二十六　宋　李昉等　編

餞送九

送竇拾遺赴朝廷序　梁肅

至哉聖人在穆清之中注意左右獻納之臣於是扶風

實拾遺易直（集作遺直）由華陰令擢拜左拾遺詔下之日士大夫相見而喜曰遺直舉矣直道其行乎頃之會國家舉風力以變元氣闡文明以張四維上曰五諫寂寥七臣安在由是獻可弼違者悚以奉職夫君亦朝服貴然時然後行七月初吉整車祀軷安定梁肅舉觴以祝曰夫有其道而不得其位得（集作有）其位而不得其時昔人所以為歎也君以懿文當百寮師師之盛履王臣謇謇之位行見夫束帶彤墀之下高議明堂之側宣上德

抒下情唯夫子（集作天下）是望彼吟咏（集作詠）風騷優游平勃之事又曷足為長者言耶非歌詩無以見惜别之志不可以不賦

送韋拾遺歸嵩陽舊居序

高人出於華族冠冕處乎山林於士儀見之矣在魏周際逍遥韋公語默之間全清凈之道間餘二百載之子以純懿貞粹追烈祖之蹤一門清風獨（集作光）映今古可謂全美也已初士儀與孔君述睿同隱于嵩丘上嗣位

舉逸民孔以諫議大夫徵且調護太子乘輿還自漢中吾子方倘佯於松桂之下鶴板入谷拜左拾遺固辭獻納之任遂有江湖之適議者稱孔之兼善吾子之自得出處一轍消息同符然後知刻意而高待時而動者俱失其道理矣揚州刺史杜公藴伊邵之望悅禽息之風士儀依仁游道幾歷寒暑既浩然有歸思乃忽乎以將行予嘗同召諫官同被儒服所不同者執李公之御與蹈潁陽之塵而已會脫韁鎖隨烟霞訪吾子於嵁巖之

側豈或碌碌久為躁靜之異乎先書寄懷且以序衆君子考槃之什

奉送劉侍御赴上都序

才全者必幾於道志正（英華作大非）者必安於時初劉君以文章游翰林深於文者以公幹越石為比中歲有邁世志脫畧纓弁住江湖間論者又比之阮始平陶元亮未幾詒掌柱下方書出參蜀漢軍事俄復自適其適道岷江浮湘潭歷敷淺源而東君子謂君涉履所至擬司馬

子長遂留滯吳南以道自居其名益振其致愈逺向非才全志正又曷由光茂如是乎今軒堯在上伊傅作輔方舉賢能以熙衆職故劉君朝服貢然將如京師御史延陵包公祖而觴之且曰易傳不云立誠以居業論語不云邦有道則智吾子居可大之業當則智之時是往也將賀不暇豈愴别乎二三子尚未醉盍各賦詩以代疎麻瑶華之贈中丞既歌詩首集作首章命和者用古意皆以一百字成之凡七篇

送周司直赴太原序

今年春上以副丞相鮑公領太原尹假節主河東諸侯北門宴閑夷夏是賴秋七月其部從事大理司直周頌自廣陵赴焉是宜後（集作復）命禮也初朝廷謂晉陽國家之豐沛天下勁兵所處（集作處也）故以推轂之任付鮑公公謂三軍經用仰淮湖之餽非仁智不足任也故以泛舟之役咨司直司直器畧宏遠文敏忠信夫文則經遠（集作）有經敏則有功忠信則厚事三務既成單車而還議者謂

司直道將光大集作大光乎不然時之與才何其參會也夫

躡搏風之便者其翼必大列構厦集作構大厦之重者其材

必廣頃鮑公由尚書郎為韓侯之佐三四年間董戎于

藩穆如清風文武為憲以司直之懿文碩畫翔集翰林

之上陵厲集作遺之勢不可度巳非光大而何士有不佞

嘗辱盛府之召之子于役我亦集作心載馳因賦思鴈門

一章盖取夫欲往從之路遠莫致云爾

送前長水集作安裴少府歸海陵序

前人

秋風木落臨水一望而集無而字遠客之思多矣而裴侯復告予將歸故國傷懐贈别之詩於是乎作也夫道勝則遇物而適文勝則縁情而美裴侯温粹在中英華發外既乘興而至亦虚舟而還與夫泣窮途詠式微者不同日矣若悲秋送遠之際宋玉之所以流歎也況吾儕乎

送皇甫七赴廣州序

予同郡皇甫生膺清氣和敏學而文嘗纂家範數千言

自遠祖漢太尉晉玄晏先生以還門風世德煥燿篇録生聿脩之志可觀矣予聞璵璠在璞與碔砆等耳及夫琢而成器則價重當世以吾子之質且琢之不已名者公器其可避乎鎮南杜公負佐世之才有盛名於天下門閭之賓唯吾子屬斯往也亦以赴知己而求善價吾儕贈之以詩蓋勉行而已豈以遠道為戒乎唯酒可以破别愁衆君子不可以不醉焉爾

送張三十昆季西上序

恒衛大陸之間土厚風淳世生偉人其大名大節之後著於天下唯張氏為盛曩子得其叔季曰芃曰芑始冠章甫游翰林蓋相知矣而未深也間八九年又相遇於江淮間則叔也秀才登科已知名於代季也立誠居業為後進之表加以簡直強毅恭寛信敏文史足用弛集作施張不窮嚮吾所稱土風偉人蓋此也今年上求士於四方揚州牧扶風公嘗得叔為門閭之賓因以充選議者謂扶風舉賢不避親叔得舉不以私則其才可知也

季屬文以氣為主以經為師慕宗伯之賢從州黨之賦則其志可知也始大歷末予應詔至京師時予伯氏以文德都絲綸之任博約之道於予最深絶絃之悲仰前修而未逮斷金之契於吾子而益厚別者集作若人所不免況予情乎凡道不合則信集作分不深言不盡則意不見序所以盡言而信道焉爾無金玉爾音焉

送鄭子華之東陽序

鄭侯身甚否而意甚泰家愈貧而學愈富言政必及王

言性必及道言文必及經而動不踰閑貞不絕俗年出三十其志未光抑有由哉夫風之行也則萬竅怒號時之止也不能動纖毫士不用則塊爾而已遇則雲蒸雨隨是牽於時而不由於己鄭侯雖有洛陽集作下之才淹中之學其如時止何傳曰美惡周必復吾子困于毹毹星幾周矣或者其將復乎予材薄體弱曩遇晉陵守獨孤公方執文柄爲當世集作時律度見視有終日不違之歎公既問服予將絕絃寢門銜悲適覯吾子子即晉陵

之出也一見而覿其禮再見而同其志志同而忘其言悲歎兩集而不知其止邇來盖一紀矣詩人賦繁霜之月予滯于吴子游東陽當送旅之次送乘桴之士命旨酒登高樓酣歌氣振人莫知者夫物不可以終聚必受之以散離會不絕何用文焉集作為既而叙行且以見志

送靈沼上人遊壽陽序

上人形就而心和行獨而志潔辱與僕游殆二十年矣初用文合晚以道交淡而文文而敬他人未有知也集作

未之知也今年春予有幽憂之疾謁長桑氏于東南上人以無住為樂將邁乎壽陽相待形骸之外相忘江湖之上比夫世間重事者不同日矣彼都人士高陽許生孟容開封鄭侯通誠皆於上人有忘言之契相（集作想）與夫二者道舊之暇必荷錫而遊問小山叢桂何在濠上儵魚樂否予至東越亦訪支許故事歸而於虎丘之精廬先出後期以志少別云爾

送沙門鑒虛上人歸越序

至人不在方實相無所住此沙門鑒虛所以順理而隨世也適遊皇都談天於重雲之殿今也于歸將休于沃州之上集作山泛然則集無則字無事獨與道俱遇物成不遷之論閒吟有定後之作可謂遠也矣畏予師來集作東越業天台之道追石門之遊爾來已十數年長松飛泉寢集作寢寐吟想送子于往情如之何東南高僧有普門元浩予甚深之友也相遇之際幸說鄙夫擾擾俗狀且當澡濯心垢再期於無何之鄉

送皇甫尊師歸吳興卞山序

尊師以齊物為師抱神為事有年數矣外則質貌蒼古遺是非於耳目内則沖氣浩然卷虛無於槖籥常誦道德上下篇往來吳中諸山如浮雲獨鶴自適其適吾陋且遁迹不暇又焉識其所以戊辰仲夏覿于山陰精舍于時方牧追右軍許邁之期下走集有喜字作壺丘禦寇之過亦既合契於焉飽和百骸自理滓濁如洗先是師藏道書于卞山之下留止未幾忽乎將行不受一毫之施

且輕千里之别有以見無待之情矣予欲脱形神於鞅絆蹈方外之逸軌有志未就心焉（集作馬）火馳命養空而游相從於赤水之上師乎師乎斯言不苟也夫

送韋十六進士及第後東歸序

益都有司馬楊王遺風生嘗薄游西南覽其江山頽沓文辭歎蜀觧嘲四子講德之式及夫秀士升貢有司處之以上第時輩歸之以髙名飄飄（飄飄）然有排大風摩青天之勢今歳後四月謝諸朋游輕騎東出且以五綵之服

拜慶于^(集作於)庭闈榮哉孝乎是往也予嘗與生為五湖之游矣今則繫在柱下不能奮飛送歸如何為媿為羨大雅云敬慎威儀以近有德盖雖有雜珮不如此詩轂而為好以志少别安定梁肅序

送元錫赴舉序

自三閭大夫作九歌於是有激楚之詞流於後世其音清越其氣淒厲吾友君貺者實能誦遺編吟逸韻所作詩歌楚風在焉初元之明年予與君貺凡洪俱叅淮南

軍事屬河外塵起羽書狎至每沉迷簿領之際一見夫人清陽則煩襟洗如也又常愛其人也澹然其静也曠然其適也泛然其德集作無不與也且從賔薦之禮以赴揚名之期又見其志也秋氣云暮蕪城草衰亭皐一望烽戍滿目邊馬數聲心驚不已感離别於兹日集作辰限鄉闗於遠道孰曰有情而不歎息傷時臨岐者得無詩乎

送薛評事還晉州序　　符　載

十八年秋七月余自潯陽來赴丞相府與許事始相值初揖其風貌次聆其嘉話終覽其篇詠如遊三山入仙洞沉深窈窱稍造異境烟霞草樹別有姿狀使人澹然忘歸也夫詩之所主大者存諷刺備勸戒觀風俗之美惡細者眄江山采雲物導性情之幽滯許事公之什才思凝遠高韻孤枝躍出寥廓至于天池雲飛鶴去不可附近尚使名聲蔓落晩歲不偶斯乃執文柄者之咎也薛生何有哉廣陵握手秋往汾晉渺渺長路蕭辰氣清

想君馬上見落葉聽候鴈一吟一嘯自有遐趣亦足以開遊子顏也千里之别勿復恨恨

送袁校書歸秘書省序

國朝以進士擢第為入官者千仞之梯以蘭臺校書為黄綬者九品之英其有折桂枝坐芸閣非名聲衰落體命轗軻(一作痾外)不十數歲公卿之府緩步而登之袁生富有春秋挺豪徤之姿心氣剛明端行美文余始見於海昏抵湓浦西遊長安長安士大夫甚多之日者昌黎韓

公尹京兆朗鑒之下應鄉賦浩浩千輩生為甲冠繇是為開秀才焉天官侍郎以判銓調士生涉高級繇是授讐校之官焉於戲人之生也患詞不脩誠不立苟進取行已者盡倂（一作竹）生也欲逃問望傲富貴其可得乎去年秋有休澣之請來覲于伯兄展禮于亞相棣蕚增韡韡之盛賔主得厭厭之樂道光事備青春北歸柳出（一作茁）帝里蘭芳省署嘯侶持觴吟弄風月（一作烟）藉藉當年為樂如何走以嘉禮一來江夏相值於諸侯之館因得

與群彦賦祖行詩實亦從此旋歸舊隱偶長松老鶴為度時之適豈復以華髪為肺一作痛腸之慮哉中朝珪組一作璋君子太半皆匡廬之舊閒闊久矣為余揖其休暢也

送崔副使歸洪州幕府序

今四方諸侯裂王土荷天爵開蓮花之府者凡五十餘鎮焉以禮義相推以賓佐相高長城巨防懸在一士苟人非髦彦延納失所雖地方千里財富百倍一作萬有識

君子咸舉手而指之我主君常侍李君以南昌軍倅辟于崔君眞得賢也崔君名稅字公約天質方厚氣色淳重有端正之行業有操斷一作切之利用柔則水順剛乃山峙工文章善笑謔一作談笑言語飲酒可百觴交朋好與遊者如攀瓊枝坐瑤圃油然竟日而不知厭也始以貞幹調補義興尉叅河南府軍事剸而不細曠而能斷蹤跡清直風聲欝然是知動公卿之顧走群府之檄士林籍籍有自來矣十六年冬自洛陽抵襄州歷江夏將祗

承本府之命大夫何公上才碩望作鎮兹地十四年矣急才愛士與飢渴等每賓客至登膺門下陳榻者輙損折威重降就禮數歡愉周旋襟期洞開况與常侍交分重丘山疆埸連風烟見我從事覿如會面不得不留連繾綣以道平生之意乎繇是窮勝賞酬一作極宴醵景無徒盡花不浪發江夏郡東有黄鶴山山中頭陁大雲精舍顥師竹院惟一師茶圃又有東城石壁壁前有桃李樹千株澤國多雨芳華久困適值寒食前後天野晴明

衆花齊發火然雪白是日也或啞丸劒之跳躍鄙絲桐之
嘈囋大夫乃減徒御挈琴酒相與屢遊乎其間遭石而坐
觸陰而息雅杯徐行微微春風好鳥一聲為我笙鏞徃復
如此彌旬累晝皆所以竭主人之志盡公約之歡也明發
理棹黯然愁慕南浦悠悠别如之何於戲古人云良辰
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今實并之矣常恐後會追之
不及恨恨正在於此耳公約得不思之乎得不念之乎
展布才力好輔君子以成賓主之美乃所望也副相視

事久困倦劇未能搡觚抒思故小生敢於叙述冠于首章不知慙怍之無從也請咸賦春中一物為道路之志

送盧端公歸巴陵兼徃江夏謁何大夫序

前人

巳夘歲主君以清凈之理治洪州之三年也侍御史盧公自江夏展禮于我來之日至徃之日凡甲子四焉享勞祖軷憮然不足即容之重輕可知也將行主人賦五言詩一首韻諧金石光寵道路亦命酬和璨如編玉顧

謂部從事符載序而導之云端公名泰卿作師字成業有當世才幹瑰瑋磊落不縈苛細工為文能讀三畧六韜覩其發論指畫規模宏拔真卓然之士也中歳轗軻竄逐江湖萍泛雲遊二十餘年常侍於公有松栢之心有管鮑之知故再遊長沙一至鍾陵相望益重相歡逾劇方翻驊騮之足簸鵬鶚之翮雷發千里風生九霄豈止於實其裝橐而已哉蓋通塞有時難與命言悠悠北歸悵望如何山有木工則度之常時而語矣況在其封域

馬載知副相必起羸發困結攬賢傑延於參畫之地寧使涉洞庭波視木葉落歸守蓬戶飢餓旦夕哉勉矣風水唯當痛飲醉高秋之别

送盧端公歸恒州序

今天子纘嗣鴻業也雨露霶然洗濯八荒藩隅安謐交修聘問是以侍御史盧君奉本府司空王公之命以乘馬玉帛展禮于我馬夫使之來也擁萬里之傳結四隣之歡大或議兵食細即道欵曲重輕之齊懸於俯仰非

才人快士之選即何以當之端公少而能斷壯而宏遠練時務之晝負豪爽之聲始至也其氣直而肅其詞遜而婉其儀恭而和折旋應對雅會機要我太尉公悅而延坐與語目為儁異顏色禮數横加其間可謂賔之秀發者也繇是先太師之意達賢司空之禮備胥襟之志也展賔主之好也深則皇華之美盡在此矣亦何必誦詩三百然後為得乎太尉南康公作坤維之梁柱二十三年矣大勲大德播塞宇宙藻籍今古逈無其曹明司

空英姿粹氣授於天造忠厚義烈繼芳前休異日也合德同心翊戴是思勤於王家康活民庶小子見史臣載事之筆濡翰流離之不暇也實近為司空抃手而遥知端公徘徊此地久而彌暢太尉嚴館戒吏厚餼具牢羊作米禾芻薪亦如之唯恐其超然道别也端公慼惜恩貸屢廻征駕自去歲之鑿冰至今歲之流火方遂其行焉蟬鳴嘒嘒凉飈欲動繚繞長路愁懷若何九月十月之交想端公下太行抵常山停車騎拂霜雪嚴城旦開矛

戟如林復命于雙旌之下赫然有光也主君以尊重之
命下介引而叙之抽毫之際臨深履薄之不啻也咸賦
四韻以代雜珮之贈焉

送盧侍御史赴王令公幕序

持俯仰全檢劑從容温謹之地齷齪之士也跨時俗尚
奇偉抗志風雲之表從横之才也監察御史范陽盧公
神宇聳峙襟靈奭拔脱茍細於塵垢得豪雋於意氣義
分形於造次才晝充於懐抱邁跡遐逸與人無倫年未

弱冠為鄱陽尉目事必割問無留及勢掩曹輩快聲飈馳江西伯常侍鮑公祭酒李公寵以賓介之目授以叢劇之務政或闕漏我能補焉無幾何馳車遠遊北至恒冀闐以利計于司徒王公司徒器之開深沉之懷垂沛然之愛歡則膠固義存諷諭故能不四五年始自黃綬歷廷評司直冠惠文冠御史雖取恩知已實自躡青雲之梯也況年纔黑髮采色照地奮于名跡其心嶷嶷則氣高五白之博室有千金之數直大夫豪達之事豈足

累臨目一作日之祖耶一昨扁舟南行次廬陵郡下適值侍御將歸華幕幸接便道為共濟之遊話酣意密一作察備取賢主君之盛業歡喜失次若無所從因輒以狂瞽私自忖度以為人生於世其公者樹勲烈銘鼎禹休聲巍巍亟之無窮其私者富貴壽考而已矣今令公功德格皇天忠義貫古人地方數千里甲兵十餘萬身為上公壽方無疆英英三子殷如川瀆尚書以寛厚保師旅大夫以沉毅威暴亂都尉以才智承恩澤一門雄雄洪業

所鍾生人之美盡於斯（一作此）矣成天下之務者時也射萬世之利者勢也若當此時抗雙旌驅四牡星馳丹陛對敭休命彼燕趙東平之諸侯恥不若也皆執玉帛爭修覲禮使純誠動鬼神之感光耀增日月之輝君臣之道穆穆皇皇則史册之美又盡於此矣夫何犬戎之瑣細而敢為大國之患難紆令公之思慮哉侍御犀額鸞頷骨狀甚貴懸知是行也必能露丹懇騁飛辨大陳明義以酬國恩（一作士）山中異日偶承來問聞侍御褒衣結

綬從公于北闕之下明天子以卿大夫印綬加之不可得而讓也窮秋葉脫鴈䗁霜勁矣行道開襟下帆鍾陵衆君子珪璋偉士英華照爛美侍御之所從也樂請抒詩什以貺之載懦夫也酺腸二字疑所謂以附于敘末

文苑英華卷七百二十六

文苑英華卷七百二十七　宋　李昉等　編

餞送十

夏日盧大夫席送敬侍御之南海序一首

鍾陵夏中送裴判官歸浙西序一首

潯陽歲暮送徐十九景威游潞府序一首

荆州與楊衡説舊因送遊南越序一首

宣城送黎山人歸滁上瑯琊山居序一首

夏日廬大夫席送敬侍御之南海序

符載

今天下司王職之官官立帥帥立屬制置滋久繁冗日甚二年春皇帝以易簡之道大黜冗吏詔近臣冠惠文冠者四人分行郡國以權之所至之邦刀布粟帛有廢供給辦二千六百石得自考課殿最以聞朝廷重其寄能其人以監察御史敬公清明上才克荷斯任故自黔中距于南海盡得而董之夏四月辛巳至于江夏六月

丁酉馳于嶺嶠鄂管連帥御史大夫盧公闢以高舘羅以籩豆摉文以餞之禮也先是侍御之至風威儀稜江湖飈馳如霜氣肅物莫不震惕我大夫政有和裕賦無逋曠饔夕飧朝問候君子有以見天王之臣行者以威重居者以恪敬也且國家尚兵已來百萬軍食仰給黎庶者數年矣至於靡弊等劇矣今羣寇底定生人始泰如飢腸湅骨易施饘褐是行也軌大中扇皇風決滯究察賢良使海隅蒼生沐浴汪濊者正在於是豈獨責稽

逋之賦乎小子濫以儒列廁末座大夫欲畀賤者得申其志至猥而命之載久栖山林詞樸意拙跪受簡牘伏用靦汗然各請賦五言一章頌皇皇之盛也

鍾陵夏中送裴判官歸浙西序

樹生人之求籠天下之利鹽鐵而已矣非𠜍犀切玉之器操劃利病之權務通泉貨上充天府下活人命則不得而居之國家委中丞李公以王賦之柄輕重之權實才授也去年春三月至于秋八月不雨關中飢饉職司

憂焉以豫章江夏長沙諸郡地産瓌材且憑江湖將刳木為舟以漕國儲乃命河東裴從事承檄擁傳與三諸侯圖之從事名滉字瀾之風緒高華中和而深敬恭文敏羽翼吏道始以幹局為萬年尉中歲遠竄乎南徼會恩澤下降李公聆其才而辟之方今藩維大臣奉法謹文所至之邦朝令夕供加以瀾之禮以持外誠以發内温温多可中無疵吝故方帥地主瞻其顔色聽其聲氣略去形體相與懽愉醆斝之下闇然事緝斯所謂賢士

哉若人也與夫用威造勢者豈同年而語耶耿耿千帆從風飛揚復命主人賓亦有光或者云勤不報屈不伸余不信矣況我公於公揖珪璋之望於私敦中外之愛感歎流落慨然盈懐即異日調和鼎鼐掄材取士得不與中丞同力合謀也水國方夏白波無邉檣烏一動吟嘯千里主公知非文什無以紓（一作緩）離志奉送將歸猥令首敘腆焉如黙但欲言鼓韶頀者之唱調耳（一作但欲為鼓唱韶頀者之調耳）

潯陽歲暮送徐十九景威遊潞府序

前人

道舊者同志之至歡乎送遠者有情之至悲乎二者激人中腸我獨何謂鍾此懷抱始余與徐君識面余獨一言道合遂相顧攬載即亟往候太傅夫人起居他年余及楊郎中偕詣梓潼依李太傅生亦相從其於講道藝攻闕漏時上下郪中諸山賦詩舉酒吟嘯風月每至忘形骸也爾後烏飛雲散南北四去邈邈悠悠凡十餘年

一昨余被命召為江西從事生乃枉道顧訪病劣不任
罷歸潯陽生亦策馬相隨余有茅居一作在郡南西嶺
下前有芙蕖菱芡後有高梧大竹家貧無他具日為徐
君春黄粱爚園蔬鮎鱅數器相顧下筯頽然簷下快然
偃仰至宵夜即燎薪火觴白酒引滿之際更語曩事襟
期浩然如太古時人間萬累無非糠粃斯一何為樂之
甚也徐君僑寓成都日久常欲扶持尊老歸家洛陽寒
氣綿薄不與意會有澤潞從事尚書郎郄君士美生之

姑之子也長材端操敦好中外將自茲始裂裳而從之

開顔未執熱執通用執袂相送歲暮風雪獨遊萬里會面寄

書杳杳何期又一何愁慕之深也徐君方厚有志氣履

行醇固善為文匿華用晦叩之乃應加以身長七尺聲

如笙一作簧能飲酒斗餘談語眄睞自有標韻所至之

地方伯牧守洎賢士大夫莫不為予前席倒屣即士道

其幾乎喪矣況山東望雄諸侯賢明舉才携雋樹勳當

世豫章之幹寧逊於班輸之目乎厚自珍重無患知巳

崔君行先齊君照一作熈予之舊友也郄君士美盧君頊予得之友人蕭易簡也此數君子皆以宏才賓晝募中寒暑推謝為余問其無恙否耶復以是便代雙鯉

荊州與楊衡說舊因送遊南越序

前人

載弱年與北海王簡言隴西李元象泊中師高明會合于蜀四人相依然約為友遂同詣青城山斬刈蓁莘手樹屋宇俱務佐王之學初載未知書其所覧誦章句而

巳中師發明大體擊去疵雜誘我於疏通廣博之地示我於精淳玄顥之際偲偲之道實有力焉無幾何共欲張聞見之路方乘扁舟沿三峽造潯陽廬山復營蓬居遂我遁棲二三子以道德相播以林壑相高精綜六籍翺翔百氏繇是聲譽一作稱殷上聲然為江湖閒人居五六年載出廬岳歸蜀問起居中師愛惜離思振衣相送泝九江歷楚抵秭歸而旋執袪之際互修前志巳巳歲自成都至中師自長安僑寓荊州羈旅相依各被婚娶困

于柴水去歲迄今亾問荐臻王李二生相次殞零草堂無主雲林索寞鄉風長想不知涕之橫墜也噫青城匡廬岑嶔際天下有煙霞上有神仙緬懷曩昔逍遥其下背負素琴手持道書掬泉掃石吟嘯終晝（一有之字）是時年少無事費傲光景造適則止不知其他孰謂倏忽與中師啓煩襟期晦明一十二年于兹矣辭山林墮塵滓五變星霜矣歲月馳于外憂喜攻于內動非濟當世之務靜不庇環堵之室泥塗碌碌視日旦暮永言念此厚用

慙纎思欲攀石門之松桂宿靈溪之煙月可再得乎然
跼度者多繫乎出處知幾者不滯于進取前年冬中師
聊整文思起嘗於禮闈閶飛聲騰陵譟動公卿當疑作常
伯輸教俯授高第雖不當素尚亦天路之鴻漸也世之
懸此而進者必聮振六翮聿求昇翥茍有便捷一作振躍
登青冥十六七矣中師旅食淹恤内顧勤窶策馬南向
慰其室家未幾而囊金中罄庖煙屢絶乘時蒸鑠將遊
炎方又何其頀落也相國齊公挺鸞皇之儀楙經綸之

暮新荷天寵鎮安越服執事行業明白且曰親舊或將
脩假道之禮不為丁寧結約求以自輔乎重慎舟檝無
畏遠道議者云五嶺風候加飡飯日舉醇酒數觴可以
佐助正氣生其誌之

宣城送黎山人歸滁上瑯琊山居序

前人

有沃田有良耜土膏脉發凌春而耕之播種秷之種極
耘耨之力其或七年旱九年水穫不登於秉庾者此天

時也非為農之不精也用聰明端思慮古先典籍鑽研而求之以道德為冕弁以仁義為組綬其名不光其位不及身尚嬰於貧賤者此人時也非為學之不至也山人誦堯舜之言服堯舜之行四十年矣鬢毛班白龍鍾布褐得不曰命之水旱歟山人名復氣清骨植凡態不入揖讓應對甚有素士之風探賾以知章居易以安貧立誠以守晦服勤以樹善始結茅於滁上有瑯琊山清泉白石羅在戶牖耕餘之暇時時閒素卷飲濁醪以雲

霞為賓友以林籟為簫管頽然竟歳不知其他頃有好

事者日抵其廬舍莫不叢口一意頌我中丞崔君之賢

明山人聞風裹足於蓬戸齋心於宣城手持短書候獻

鈴閣中丞厚德如山愛敬士大夫降千乘之嚴貴納縫

掖之顑頷相與談話恵其氣色枯株旱草霡霂膏雨嗟

夫古人云國士遇我正在此耳何必他感然後捐軀乎

況復與其文藝之優贍慨其羽毛之頽弱將欲借摶扶

之力鴻漸之勢抜自泥滓化窮為通黎君心腸得不快

然哉中丞下車日久政成俗阜倉廪實禮義立府中清淨白晝無事遂甘心於賓容焉朱軒洞開四壁風凉彈絃清歌絡繹行觴簪裾荷蕙陶然一醉居無何山人有歸歟之興中丞乃抽妙思動高韻以大雅之什貺之文人慕容聮和瓊璧組繡鄙夫知到山之日猿鶴顧迎視有喜色也嗚呼一作戲幽蘭生於大澤香薰芬馥過時不採摧於蓬蒿矣黎君隱於滁上緼才蓄力是行不偶老於風塵矣去矣自愛謹候休問載畢容也才識短陋猥

以叙述冠于群什如處泰山之上兢惶惴恐之不暇也敢為首乎

奉送良郢上人遊羅浮山序

良郢法師多聞强學風表端凈拔乎出萃者也始童子剃落轉持麈尾講仁王經白黒讃歎生希有想既進具酷自砥礪加之以聰明迅發至於修多羅毗尼達摩書雜如是若干種法上人悉知觧以佛門言之文學則游夏也以法將則韓彭也異日必能破魔軍闡玄風當來

像教不墜於地矣甲申嵗夏六月中丞楊公下車長沙之三年也余自故山扁舟一葉主人舍我于東館師荷簦振策惠然相顧始見其青蓮眼目水田衣裳其心則懽如也次聞縱論雲湧波委甚嚴如也居累日報余以羅浮之行雲心不定稍欲引去噫沙門釋子棄捐萬慮携三衣鉢乞食自給晦宿聚落朝行亂山心冥境界何樂如此悲夫塵勞之士校名利溺愛縛區區于尋尺之內寧復拱懷於方外之遊哉常聞說者云有蓬萊一島

浮至與羅山合并因命曰羅浮風煙草樹木有異態余未嘗踐履其心技癢師到日為我殷勤手疏寄北來檀越也

奉送裴二十一兄閣老中丞赴黔中序

權德輿

裴兄居諫大夫五年休問籍甚其於匪躬攎古切劘獻替掖垣衆君子徒見其拜章伏閤而莫知其所以言者然則發舒純誠弘大聰明以貢於穆清者可勝道耶每

漢廷大僚與六官二職之缺羣情屬目俟其授受久矣壬子詔書有黔巫長帥之拜秩於清憲褒以命服周行諸公以為一方之寄且惜其去而未喻也及夫別殿前席沃心交感重藩符之所付慮安集之不稱凡所以輟近臣惠遠人之旨纖悉備厚上許周月之代凡求三歲之理又以見首公急病而忘其勤遠淹卹然後諸公知惜別為細而感恩為大在此行矣自牂牁（見後漢志唐文多用此二字亦或從牛前漢及他書或以為柯皆船杙也集韻通用）通道夜郎置吏以示綏懷以

安劓輕失其理則蕭然愁擾得其和則驩然感悅方略招徠繫於官師以兄之慈惠直信粹清廉白為仁由已不改其度使大化淳流在明誠洞開推人情以賦政便習俗而不擾彼四封（集作境）之內如熱得（集作待）濯如水走下史臣採簡以傳循吏使者急宣以將徵命雖欲復三歲之言其可得乎未閒則褰赤帷飲醇酒晏晏言笑中無町畦雖鬱蒸霧雨之候無自而入矣大丈夫被薦紳剽華纓弘宣職業無有遠邇則鑾之玉堂清禁論思侍

從與今之龍節前導金龜映組皆所以事君也豈有中外之異耶祖軷霑醉宣言相勉在加飡寓書而已至若山川風物與騷離瞻望之嘆皆備於詩人所賦故不再書集作玆不書

送安南裴中丞序

士君子循道致用感恩宣力則萬里如咫步集作尺溟波猶康莊況金印照路熊車伏軾集作伏能載軾提封甚闊命賜甚厚此裴侯所以忭笑就道視交州如衡軛之前則天

時之瘴熱地里之田遠皆細故也初裴侯夷退燕息未
嘗角逐於有司且曰不試則已豈能自售其後累以惠
文法冠爲戎輅上介甫登中臺旋鎮南服盖純鋼百汰
不得自閑於匣中明矣今天子恵兹元元邁唐虞之風
鄙夫司言九年玷辱清途集作近顧不能裁成謩訓著一
代典法耗竭蚩鄙爲明時羞思得上分憂嘆下布條職
使四封之内列郡和洽斯亦大丈夫之事也因君是行
聊復赳予追思往歲携手相樂與蘭陵蕭元植范陽盧

載初宦遊出處多在江介索然物故何可勝言又想夫楊柳古灣秣陵仁祠寒夜促膝歡言舉酒晦明颷馳忽二十年各乘風波時一會合今日出祖話别在加飡自愛而已至若馬文淵集作泉之功略士威彦三國志士燮字威彦為交阯太守英華作王彦威非之教化滕集作慄俗裔人納諸掌握明珠文犀視同涕唾皆裴侯彀中所畜也不復煩言

奉送黔中元中丞赴本道序

中丞頃持邦憲靈襟集作臺坦蕩中立不倚公輔之望懸

於人心者久矣大方夷道且無町畦持刀筆者怯害為獄故前年有餘杭之命左遷也大君端拱穆清深恤人隱慮遠黎之未（集作不）康擇可以富（集作宣）教之者以餘杭風政表課第一故有持節黔中之拜天之愛人斯謂甚矣受命之日庀徒戒行鄙人以使者之徽假道于此屬當祖軷辱在賓筵敢宣言於（集作于）執事曰夫蹈全德者事無夷險播善政者地無遐邇然則五溪之氓其將泰乎呂梁懸水尚在忠信矧夫巴黔故地方鎮專達惠飫

夷落興行禮讓然後翺翔清朝羽儀百僚倚伏之數庸詎知不以此乎夫臨觴捧袂愀然悽愴此兒女之仁也固壯夫恥之愚亦恥之引滿舉白既醉而罷文則不腆盖指事云

送水部許員外出守郢州序

吏二千石與中臺郎循良雋茂旋相為重在其推擇所切而已故叔載以文術而居郎位以吏理而分郡節時所重難輙居選中其初已獻賦射策取甲科如地芥交

諸侯之聘車不輟鞅縣外臺察視入佐著作休聲日揚乃擢建禮與伯氏左曹蕚附相鮮濟濟於公朝怡怡於閨門士君子汞集作詠歌屬和以為榮觀昔郢中之客能為陽春白雪之曲洎梁水部郎何遜文含清律重於江南令叔載有必類之詞比興温雅其於宦遊宜乎典水曹而牧郢人也况漢南長帥風行列郡郡守清静公廉遵詔條而已以叔載内平夷而外貿重不能不流佳言析理亹亹可復施於列藩如發硎投刃况得漢南之歡

舊矣又何疑於報政耶大則以尤異徵細猶轉遷劇部曒然前知不足為賀觴酒祖軷姑以紓居者之愀愴云

送建州趙使君序

予嘉趙侯者在京下十餘年禄甚薄而心甚泰操利權爊灼可以頤指變化者趙侯顧不游其津退然自得集作是鄙夫識之曰斯可以為君子矣今兹以蘭臺郎蒲歲佩二千石印綬受明天子面命牧兹建人為仁由已斯亦不細是邦為東閩劇地故相安平穆公嘗理焉穆公

予之戴侯也故能言之當孝文避狄時廵之際移書四方詞義憤切容蹏奔問請以州師赴蹈凡穆公所以彰大名操大政者皆建之為也趙侯於斯時實為從事實搨虗左得之甚懽凡趙侯所以令聲籍甚四征交辟者由穆公發之也今日幢盖昔時山川存問遺老凄凉故事至止之日情何可言屬者狀徃行於考功易嘉名於博士斯亦士君子盡誠於所奉其可誣耶頃予忝職西垣殆將十歲草列郡命過於百數每發緘含毫未嘗不

惕然慎重以其四封之内性命所繫故也或歎趙侯官尚屈而地頗遠予以為不然昔孔門諸生以蒲莒單父著稱况諸侯之貴乎東漢循吏以交阯九真報政况建溪之邇乎則趙侯旟軾之間猛鷙飛伏勞徠所及鰥孤樂康陟明善價如建瓴水雖欲勇退知止其可得乎南轅計日祭軷即路白晝美景如歸故鄉行矣趙侯當以書札為念也

送循州賈使君赴任序

使君嘗以司直佐黔陽黔陽之政舉又以贊善守寧夷寧夷之人乂乃今以周行慰薦詔領海豐天慈覆露無有遠邇及夫書於循吏為後法程則古人交阯九真之績與河內潁川固何以異焉知今日麾蓋不為使君南溟之變化耶追思從兄秀才為使君門閭之賓曩歲晤語備徵理行愴族屬之凋落集作零益睽離之怊悵事可覆視言為不誣朱轓郡節三伏就路衆君子祖道或賦列為一編延頸屈指在徵書北轅而已

送歙州陸使君員外赴任序

始予與公佐俱以圓冠褒衣息偃於江湖間練塘鏡溪樂在雲水帥心自放相視莫逆其後則攻集作改過內訟知道不遠人洗其心虛以順外逮三四集作三四年又俱以法冠翹車為諸侯賓攝衣塵中與俗駕並馳間關道路離憂多而歡言少七年詔書以禮官博士徵鄙夫於吳十六年以尚書祠部徵公佐于越其間間闊忽焉十歲心期寓書常若對面中朝大夫君子皆以推轂為已任

未至如歎然亦既覿止笑與抃會月未再朞麾幢在門縣是大夫之賢者士之仁者皆惜其去以公佐有端操直質無巧言諂笑得之自是不得自是故也今天子加恩元元慎重吏師則列郡長人不輕於中都官明矣況宣城有賢長帥以廉風俗新安有佳山水以資勝踐為仁由已賦禄且厚此皆不期集作蘄至而至者然則表課陟明疾若傳置行當以尺一徵書奪于集作於是邦邦人雖欲遮道借留未由也已又惡用今日少别為戚戚耶

公佐啚神自愛以俟良會

文苑英華卷七百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七百二十八至三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璸

謄録監生臣史映緑

文苑英華卷七百二十八

宋 李昉等 編

餞送十一

送崔端公赴江陵度支院序一首

送韋起居老舅假滿歸嵩陽舊居序一首

送崔二十三丈諭德承恩致仕東歸舊山序一首

送徐諮議假滿東歸序一首

送杜少尹閣老赴東都序一首

送李十二弟侍御赴成都序一首

送李十兄判官赴黔中序一首

送商州崔判官序一首

送右龍武鄭録事東遊序一首

送台州崔録事丈赴官序一首

招隱寺上方送馬典設歸上都序一首

送睦州李司功赴任序一首

送當途馬少府赴任序一首

送義興袁少府赴官序一首

送崔端公赴江陵度支院序　權德輿

今年春上始命二小司徒主量入經費之節辨縣賦榷筦之法皆内有郎吏外有從事多冠惠文冠分道將命督課郡國其或才軼羣倫望重縉紳者總二府之職而兼領之故執事有今兹南荆之命用能選也初執事以名聲文采為士林所仰方退然深居於華陽僊府講道肄業恬曠自居諸公之辟日至山下且以道勝於内則

出處不殊儒衣昂然徐就知已及叅捴世物更若劇職動成故事去如始至論文變則能窮損益之旨商功利則能通輕重之權故數年之間三踐憲司赤紱在服襜如褒博諸生榮之歲十二月自鍾陵抵江陵驅車即路不憚氷雪況騷楚遺韻楓江遠目在此路也情如之何五言詩送别之始故自戴臨川蕭王二柱史已降皆徵文貺遠字用五而詞多楚者以地理所歷且行古之道也

送韋起居老舅假滿歸嵩陽舊居序

前人

九年正月左史韋公移疾既踰時左曹以聞得請當免遂以角巾野服如東周舊山（集有前此二字恐非）中朝廷搢（集作薦）紳先生之徒車轂擊於通衢觴酒交於竹林執其衣袪惜乎分陰弦晦屢移其懽不厭或發於歌詠以將厚意外孫權德輿序而言曰大凡士之生世有二道焉其出也宣其功緒播其利澤納忠服勞以服天下其處也味

道之腴與古為徒休影息跡以閒身世不如是者細則牽於利欲大則圍於得喪識真者羞之公之先扶陽始以丞相致仕為西漢盛典逍遥以安車不屈為北朝外臣至是左史又能伸其志以弘其世嘉遯德風盛乎一門況吾君用大和理萬物動者静者各遂其方則陳力以致用潔身以弘教其利一也故左史得以聰明為駢枝以名聲為纆繳無耗氣無焚和退然葆真獨與道徃鷗鳥不動家人忘貧是行也朶頥者知懼矣出車家林

揮手青門擁途而祖者唯恐不及合歡也忘印紱之輕重陳詩也無章句之約束放言無擇造適則笑行觴無筭既醉而罷戲成彼是曾不得（集無此字）棲於念慮之中而惠風閒雲飄拂左右動用視聽無非大方推（集作排）是類而廣之則泛清伊陟嵩丘又可知也小生無以為贈謹序其所以然附于編（集作篇）

奉送崔二十三丈諭德承恩致仕東歸舊山序

前人

大易之言君子也有出處語默之異或有猷有為以宣事功或不營集作勞不忮以順天理則陳力廟廊之上潔身集有於字巖石之下皆其所也至於振風聲以助時化無乃處者裕乎丈人燕居積四十年而天爵人爵合發至京師周月而觧巾致政之詔再下豈徒然哉初躬耕於延州三茅山之趾安仁食力聲利不入心虛集作靈曠而體胖道義富而家肥閨門淑行流於鄉黨泊然與白雲鷗鳥同其無事去年春鶴書下江南江南守臣多方以

起之至止之日褐衣召見未受命而被以章紱既受命而侍於宫朝循性蹈道不遷於物抗章乞身詞直而明九五上而後得請之詔下寵秩優禮周行聳視上以為天下之本至重必資賢人以奉三善故命職命官皆在於是及不得已而賜告也猶以審諭道德處之不然者豈無他豐禄耶蓋尊元良以貞萬國聖人之心也嚱夫士能自審出處之宜而不惑者鮮矣或圖集作圓於利欲四顧湍志或没於黨類不能自還嚮非强志峻節皦然

清厲大圭不瑑獨鶴無侶難乎哉追思曩歲一踐巖逕蓋二集作三十年矣徐話舊故有悲有歡唯冥冥翰飛不可及巳輕裝喜氣心與道勝軟輪徐驅故山有輝想夫草堂環合喬松千餘本交柯翳景吟泫風露幅巾長謠偃放其間一氣不耗四支交暢清時外臣其樂如何非仁聖不能全不奪之操非堅强集作明不能果獨往之志惇史古風復行於今群公惜別飛蓋擁道如漢廷祖二疏故事而類之以歌詩德輿泝其心源也孰故斯言不

作

送徐諮議假滿東歸序　　前人

徐生用經術歷太學太常二博士諮議于王門徊翔于天朝褒衣赤紱官品第五移疾請告歸息于讓王之舊鄉其進也量力其退也脩性斯可嘉矣國朝禮文酌損三代最為詳正生所洽通而又采獲古今亡於禮之禮者考論稽合頗有條貫故顧居守夷仲徐左曹元封令歸侯公和皆深知之生喟然曰州閭達者凋落大半吾

過懸車數歲已為壽班在下大夫不云賤况天爵貴於纓冕田廬樂於都邑思雲卧水宿食稻與漁則華榱列鼎不如是之適賈勇於退不能留行可以言賀胡為愴別鄙夫嘗游息三吳間殆二十年每耳聞水國如話鄉黨則徐生亦吾之僑舊也可忘情耶商皓遠矣以不才者處之退朝隱几幸類休沐江海之思油然而生適因送歸愛此行色時歲荏苒去異粻無幾何多疾早衰筋骸日耗乞身自便雖未敢言涉江而南聊寄夢想秋九

月太子賓客權德輿序

送杜少尹閣老赴東都序

叔通之於文學政事若雄鋩百練窾郤中節比年（二字集作頃）由東曹郎給事黃門俄以中執法守上洛得幹支郡視方任焉乃（集作及）今亞尹洛師實顓府政冬十月至自繞霤來朝京師三接面命出車就道凡所以慈惠東人者得悉數焉以叔通之華資茂實而須長師於後命者蓋使洛邑耆老周知功化然後尺一詔條焜燿恩禮夫

如是則吳公之理平第一不復專美於前書矣又豈以翺翔集作翱翔句疾徐為叔通道耶岐燕元老理具惜别文昌六職夏官卿趙公而下舉白出祖交歡道舊鄙人病不能醉亦笑言擊節於其間衆君子皆賦愧序引之辱

送許校書赴江西使府序　　前人

紳冕之士角逐於名聲者必以射策東堂校文石渠為稱首於公範言之皆其細者予與公範尋世好以約交道獲申十年之敬出處多故及兹再會久飽諸公之議

今日得之心包大猷口析精理可以稽合同異懸照是非夫然者焯當世之轡交大府之辟疾若機響不亦宜乎國家尚用兵車之會且思磐石之固俾賢王秉旄節主江西諸侯辟書四下大搜雋望公範拂拭縫掖從容長裾赴知己之命伸丈夫之志固當酌六經精義以賛軍政俾介胄之下禮讓興行且以中庸明誠之根本覃思於文藻致用於政事發硎投刃固在於遠者大者庸詎知今玆一舉非圖南之羊角耶臨岐話別送以勉固

志業而已若愀然涕下以聚散為念此可畧也衆君子置之

月夜泛舟重送許校書聯句序　前人

公範持江西辟書駕言即路其出處之跡與婉婉之畫鄙人不腆已為之序引且吴抵鍾陵二千里而遥凡我諸生愴離讌之不足（集有序字）故再徵斯會秋月若晝方舟泝沿笑言不譁引滿造適公範乃握管作三字麗句僕與二三子聯而繼之申之以四五六七以廣其事如其

風煙月露與行者居者之思各見于詞

送張校書歸湖南序　前人

予初與知柔交相見(集有之禮而退四字)雖未知其歸而意其賢逮今七年方再會於鍾陵交歡歡甚言理理詣其容溫然而不飾邊幅其中曠然而不施扃鐍渴善好義困而彌彰(集作固)締交(集作丈)親仁久而益敬其於官名齵成之際則得之自是不得自是故年過四十方一命典校諸生以為屈甚(集作善)而張恬然儒冠峩峩不恥敝縕吟詠

古道以文自娱獻歲南征者以寓環堵於長沙故也亦將衮質文於屈宋詳歲時於荆楚楓樹千里片帆烏飛晨征夜泊無非詩興彼湘君帝子之遺迹江蘺杜蘅之春色皆落君彀中矣而修軌者得無詞焉集作乎

送陸校書赴祕省序　　前人

陸氏為江南冠族子容一門將集作特以文藻行實振起風緒叔父羣從歲為儀曹首科子容亦登甲乙讐校秘書集作書府縣是君子謂春官天官之舉不失人子容之名

不過實歲七月將泝江流如京師途出練湖實集作賓集作入訪予言别予業以貧病不能自振方具蓑笠鎡基耕鑿吴門子容以名聲文釆宦遊上國吳秦之遠道出處之殊致在此别也情如之何子容諸父深源方源我族之出有早歲遊處之舊故得君之道因是而深别離愀愴亦用加等於序引也所不敢辭

送薛十九丈授將作主簿分司東都序

前人

丈人罷碭山尉之歲德輿未(一作年)既齔寓居南徐拜手之初就傅未足以遜志歌詩未足以類事嬉于親(集作硯)席不知笣羞會離之際亦命之賦爾來向三十年矣因緣進越濫次于朝而丈人以河陰丞蒲歲參調亦既感泣悲歎相乘微辯風采(作)疑夢想而又徵楊惲史氏之學發羊曇西州之歎家風代德有所未知遺文逸簡甫獲傳授以丈人素履厚行含章立誠黃流(集作琮)白珩璨然內照可以書惇史激薄俗者有焉方安舒以潔己恥

孟晉孟勉也晉進也出漢書以枉道俛首受署不競於時方今王在在鎬東人望幸百執事之府署盡備擇才以理繕工之屬分領厥司所趨者靜其禄不薄集作不薄其禄且以嵩峯之下素業在焉與夫角逐於京劇者異日論也離觴舉白征蓋就途因以弱歲菲詞發篋見示且曰今日之别其可默耶直書下情拜命之辱

送許協律判官赴西川序　　前人

十年冬予與今左曹相君兵部郎崔君同受詔禁中雜

�對策以第其等將命於廷有請程百職之功緒者且以郎吏課曹為言時相君為吏部郎崔為右補闕因相顧曰直言方譏切吾黨其可捨諸子撫手賀之以為得雋及後詔下徵他日之詞則許生也典校湔歲西遊岷峨丞相彭城公雅聞其才辟以從事十三年冬以府檄計事至于京師獻歳迴車釃酒祖道以子之直而和敏而文策名於天府叶志於元臣摶迅飈翔層雲將賀不暇給而別何為愴衆君子中飲集作歡皆賦使鄙夫類之

送嶺南韋評事赴使序

大夫杜公用德禮威信訓齊南海居二年以部從事檄召京兆韋君君溫文裕蠱銳於術學在綺襦青衿之歲粲若氷玉年方冠仕至廷尉評擁大府之傳赴賢主人之命其徒榮之且梗柟巨幹不産培塿則知天鍾美茂亦多在世德其要在聿修之不怠而已彼吏理與將命事之細者况新發於硎鋩刃韜溢集作匣不折不缺之誠豈足為執事道耶予嘗被公辟書辱在下介顧以多病

不敢遠遊南方祈集作蘄執事者芳訊見及則詳言美化佇為中和樂職之頌以抒下情

送李十弟侍御赴嶺南序　前人

士君子之發令名沽善價鮮不由四征從事進者翔集翰飛盖視其府之輕重耳則侍御之今日猶鄙夫之昔時也因想昔與今徐方連帥王僕射德素盛府主公揚尚書達夫同登龍門於鍾陵爾來二十年矣二賢以大僚碩望當明天子注意分閫之重鄙夫顧無所用亦五

叨中臺俯仰印綬以過量自愧追懷舊恩敢忘其所自耶況侍御温良敏肅用文術自贊初為州里所舉俄屬聖朝以舊勲推恩累更禄仕集作位再至京劇今兹簪法冠駕軺軒感於已知不計勤遠又焉知圖南水激莊子作擊之變化不在此耶既賀侍御所從又悅達夫之舉賓主之間仁義集作所字在焉款門告别思以言為貺至若洪範之攸好德盤銘之日日新皆侍御所執也又集作今何言焉敬謝達夫慎夏自愛無金玉爾音而已

送李十二弟侍御赴成都序　前人

相國臨淮公觀風俗於井絡之下辟禮所及皆儁人賢士隴西李侯虛中敏厚而文嘗再中正鵠於大[集無大字]春官天官氏同門生已翰飛三臺出入承明獨用恬退結黃綬於伊洛或靜以勝熱或羸而不罥予意其必遇真工大冶以發鎧刃今果哉惠文趨黃閣[集作閤]視其所舉問其所從可以交賀矣行當見相君政成一方執介圭歸上京[集作台]則掖垣侍從之選不在從事之賢者吾不

信也中外零落始衰多疾祖道握手潸然涕洟至若銅梁玉壘之勝踐使軒賓榻之盛集皆備於歌詩者之說不能悉數云

送李十兄判官赴黔中序　前人

今名卿賢大夫繇參佐而升者十七八蓋刷羽幕廷而翰飛天朝異日之濟否視所從之輕重故予内兄以黔巫之地為夷途安流者受署於中執法王君故也以王君之馨香望實宜處清近久矣惟天愛人授茲一方則

兄之赴知已誠可賀也兄端明文敏焯見吏理奉本府之書奏陳遠人之便宜已事（集作以）復命驅車就路敢用觴酒宴輭繫之以言曰武陵辰溪四封十五郡大凡五十餘城以仁佐賢寧彼縣道婉婉語言（集作話）化為風謠然後徵理行之第一獻賓寮之功用夫如是得不謂所從之重乎京師離羣咏嘆仁政寓辭鈴閣之下無金玉其音

送商州崔判官序　前人

商於之地與郊圻接畛藩部條職顯達於京師且有賦輿得署賔介令二千石以宗室貞幹自中臺郎出守首辟博陵崔君君温恪廉清且以文敏緣飾三命官至汜水主簿吏理有聞以中外之勲華文雅所憑者厚遊必有方集作常翔而後集然則君之委質商之報政二者其相為用乎園綺風聲夣想如在古祠喬木為寄遐心

送右龍武鄭録事東遊序　前人

予弱歳時從師於黨塾鄭生已用經術上第誦古先格

言圓冠紳帶綽綽温雅里閈僑居年輩為長迨今踰二紀三徙官至親軍紀綱掾青袍化緇班鬢如艾徐道舊故悲歡相因以鄭生之理文脩行而職業未稱得不為大來之將然歟抑食浮於人者或腊毒歟予不知也今則請急於環列遵途於江介懷舊遊也吳中多賢士君子居易求志為予多謝之

送台州崔録事二十一丈赴官序

前人

夏四月臨海紀綱掾崔雅瑋受命選部出東門是歲重表甥權德輿始至京師寓居同里顧其室空無以自貺遠輙竊仁者之義申之以言云古之君子脩誠以慎獨居易以養正行實中茂而纓轂外華其或不至則安之若命葢直已而不必用蹈道而不必行居今行古者實鮮而雅瑋是已言必踐學必思四命官率由會府進不苟而交不黷簡廉肅給推心為理蒲歲罷去則與令弟躬耕於茅山之下睦姻食力修家法考農政嘻嘻申申

有義有仁起於棖闑被於鄉黨之動也之靜也得古之遺風闇然而未彰不易其方寧蹇連以終否無竒衺以害正華髪承弁知者嘆之且夫列郡之督郵視天臺之司轄地征之衆寡賦政之細大為樞為柅何莫由斯予獨知臨海之人受賜不暇矣又況琪樹風淸石橋月明羽人僊子髣髴如覿遺集作遣有涉無與境而勝象外之歡可勝既乎今大君子主制河東諸侯府多儁賢且有雅瑋者庸詎知今日適越不為異時之大來耶二三君

子送遠加等釃酒以祖道歌詩以發志賢雅瑋而思仙山故也各見于詞

招隱寺上方送馬典設歸上都序

前人

扶風馬諫茂直直方中和之性發於恬曠放言遣詞示有餘力集作亦知名舊矣故相得甚歡覯覽其卷則警會心府三復不倦若霜鴻清唳松雪孤映或諸生所不能至者而茂直至之且多特集作持操尤病苟進故調於南

宮仕於東朝戰勝無悶官閑更適適相遇於南徐俄愴離居官局所係言旋上國予乃與一二踈放之客詣精廬上方主人又以啜茗籍芳代夫飛觴舉白玄言至論代夫握手流涕時物且舉靈臺曠然晴江有楓千里在目茂直深於詩者衆君子以詩贶之

送睦州李司功赴任序

郡功曹實亞都吏而冠六聯選部銓署勤於他職李侯宗室子器幹明茂莅官處煩率無留事清脩緣飾傾心

於士友此其可尚也予接李侯中外之姻十二年矣曩歲既展禮屬予有禮官之命來趨闕下今兹得調甫獲再會又屬予承乏代斵於儀曹不得授館以觴酒相歡纔數四耳征蓋將去離憂惄然竊聞太夫人賢明有閫英華作閨非門訓誡予之内妹主中饋勸以義出則事良二千石分曹賦事入則順承慈歡琴瑟静好名教之樂豈待多禄耶富春江漁集作魚浦潭紀行之詩與郡中坐嘯主諾之譔吾知之矣族屬羈滯於江南者衆寓書難徧

悉為多謝

送當塗馬少府赴官序

予始與馬生相遇於南徐州皆以刋（集作列非）校冗員涵泳文誼生以既不得調迺反初服與計偕予放浪（集有於字）江湖間因為東諸侯辟召旋忝朝命與漢廷臣並行於西垣南宮中時生窮閻（集作蘭）旅食射策未中積歲於靈臺之下儒衣甚敝詩思不詘亦與其徒三數生嬉春感秋觴酌吟嘯視豪游曠貴者傲如也先皇帝不以僕不肖

使操刈楚之柄輒以得士自賀豈惟竊不遺不偷之目而已耶今茲之一作出青門結黄綬筮仕賦禄於東南之奥區且曰外兄州尊理行充茂所以利攸往而不薄於中都官誠有由也然則郡齋言詩幕廷主畫雖欲勇退其可逃乎清和之月草木條暢京邑氣正在陽則舒方宜會合坐嘆離索追計舊故向三十年湖塘里巷疑在前日各有班鬢愴兹離襟又何可言也為予敬謝中丞君乃者南康永嘉廬江晉陵巳為二千石表率今當明

天子守臣之寄為仁由己固又與前四郡不侔賦政之暇知君自熟豈敢為曹丘耶但文賀而已

送義興袁少府赴官序

過江山水陽羨居最性質夷淡者得之愈深袁生恩恭文敏渇善好學今兹試吏其本可書先正南陽王實扶中興之運光啓土宇慶流後昆國有令典延世命官解巾筮仕偶得佳境况青春之年綵衣黄綬出則為政入則承歡以世德遺直而慎脩之不怠異時必復此其推

輪歟追思童丱（集作年）游寓兹地煙潭雲洞杳窱静深邑中諸生多業文者亦清輝勝槩之所發也生其勉之名（集作有）衛許胄曹首類歌詩鏘然在聽猥徵不腆俾叙夫羣篇

文苑英華卷七百二十八

文苑英華卷七百二十九　宋　李昉等　編

餞送十二

送從舅泳入京序一首

送三從弟長孺擢第後歸徐州覲省序一首

送再從弟少清赴潤州叅軍序一首

送從兄頲遊江西序一首

送從兄立赴崑山主簿序一首

送從叔赴任鄱陽序一首
送三從弟況赴義興尉序一首
送玄上人歸天竺寺序一首
送道依闍黎歸婺州序一首
送靈澈上人廬山廻歸沃州序一首
送渾淪先生遊南岳序一首
送從兄南仲登科後歸汝州舊居序一首
送鈕秀才謁信州陸員外便赴舉序一首

送獨孤孝廉應舉序一首
送興平鄭少府歸上都覲省序一首
送巴東林明府之任序一首
送鹽山林少府之任序一首
送常熟許少府之任序一首
送建上人訪尋陽司業後詣涇原劉行軍序一首
送元和上人往五臺山序一首
送李孝廉及第東歸序一首

送洪孺卿赴鄉舉序一首

送族叔行元落第歸廣陵序一首

送薛大信歸臨晉序一首

送從舅泳入京序　　權德輿

從舅詞甚茂行甚修嘗見其緣情百餘篇得騷楚之遺韻故江南煙翠多在其集作句中蓬累江湖坎壈終歲而衣不襲突不黔彼乘堅驅良滅没於康莊者復何人哉繇從舅而言可以言命冬十一月方以大袂單衣挈書

笈西遊且見訪曰子不試久矣道不可以終窶今將遊上京抵名卿以决出處其可乎哉徳輿曰時有通塞道有顯晦審時行道惟賢者能之今王度清夷紀律昭明宴安迷邦是為大謬是舉也得審時行道之宜矣又何敢規

送三從弟長孺擢第後歸徐州覲省序

前人

吾嘗思天下之理必求其端於士行博厚人文昭明則

理道從之孤卿大夫皆繇士而進得不謹於初以自重耶然則鏌干之刃騄驥之步百鍊千里必俟知者此長孺所有獲進於左君之門也左君嘗貳六官之半復以綱轄再臨儀曹銛鋒絕足於是乎得且爾齠歲（集作年）秀發好學不遷迨乎弱冠餘勇可賈脩詞體物講貫習復發鏃（集作功）中的觀者偉之夫每歲登名者四方之人皆屬耳目以評其當否不可誣也若爾之敬遜務時敏沛然得之異時遠至如在步武矣吾與長孺曾王父在永

崇開耀(集作輝非)之間繼以賢能之書來獻于王庭德名家法華蕚相輝暨吾早歳亦將砥礪充賦而先友過聽遽以名聞蓬茅之中未筮而仕既而中外族姻有以前心見勉者吾以為雖冗員鮮巾亦君所命也豈可更名越禮以孟晉求售耶循性所安遊寓湖海或辱賓召亦嘗從之頃歳以禮官徵在闕下因緣朝奨忝冒清近既非所宜居常鈌然歳時易過道義難就視爾之年猶前日耳每思孔孟不惑不動心之言以為元龜而未能也然

則舉於鄉者士君子之本爾能聿脩其慰如何叔父以廷尉評典城于蘄集作豐里有課最家有教義篤言歸寧拜慶上堂青純被體桂枝在手服名教者相賀況吾之心耶宗門單尠羣從集作從弟之登集無登字仕次者不十數輩相愛以誠惜别為甚因爾之文藝徵吾之出處故詞緐而不能已也噫風水之積厚也方可以負大舟大翼爾其勉之集有其字餘則節食集作良會慎夏寓書而已十四年四月從曾祖兄德輿叙

送再從弟少清赴潤州𠫭軍序

今年羣從之調試於天官春官者以十數興廉舉秀既有其人而少清以經明觧巾𠫭南徐州軍事其伯氏掾周衛叔氏簿郟城代耕話別徵詩導志夫千里足下九江濫觴致遠就深在乎不已况爾文敏脩潔澡身立誠康莊渤澥吾見其往至如鮑昭之詞律孟嘉之風流又其次也想自丱歲僑居是邦趨朝七年束一作榮以紳珮烟霞井田如在目前舉白祭軷離憂加等尚書公以政

成事簡鎮安一方幕庭婉婉多我之埶爾其敬恭以事長者求為可知闇然日彰嚮吾所謂不已之道在此而已十三年三集作二月醉後序

送從兄潁遊江西序

昔安丘敬公以王佐之才而運丁符氏故經綸大略堙阨不振如其乘時行道可以財成家邦豈止於相區區前秦與王景略齊名而已時軋道塞從古以然德輿與兄實承安丘之遺烈其後枝流以食舊德故兄能踐中

行蹈貞厲守師氏之訓脩君子之詞愨靜而用晦誠謙以居約者向二十年衮衣大帶名未登於王府方以一葦為航遊江湖間今將省家於上饒順流於潯陽羈旅之中未始以進趣為念鄙則不敏粗為哲凡言之自十數年間戎車居天下之半故純白清靜之士多鬱而不發其或倚佳名集作兵席世集作勢卿以取貴富者皆朝為屠沽夕拖章組風波變化以萬萬計其次或雜與諸生之徒冠桂後惠文持從事使者之檄溢於府寺諠於傳

置風流不還聲實相遠然則得喪本不足以滑曠士之慮又況今之得喪耶先師曰知足者不以羨自累行脩於内者無位而不怍此二者可以書紳而三復也鄙夫所獻者如斯已矣如其地理所歷與煙霜之候皆備於詩人之思此略而不書

送從凡立赴崑山主簿序

士君子筮仕之門有以代德庥廕而奉清廟齋祠者及夫試吏就禄與秀才孝廉郎等蓋以舊服流慶後昆宜

之其於獎人為善之義深矣從兄承烏奕簪纓之後荷
葳蕤文誼之訓敏於學行而薄於宦名乃今調於天官
署崑山主簿以姑胥之通邑士衙之佳句僑舊耕種集作植多依是閭上有良二千石為東諸侯表率其飾躬敬
事夙夜勤敏推輪積水或在茲乎從弟中書舍人德輿
序其所懸俾群從偕賦

奉送從叔赴任鄱陽序

叔父端懿誠厚退然自牧博洽前載不以沽名待價為

心德與羈丱時伏見從叔義興君戶部君送別二序自前秦安丘敬公至周千金恭公而下德善功烈辨其昭穆叔父承千金廣川清水三葉紹封之慶其素履淑行二叔父實詳言之爾來三十餘歲矣服義日茂用晦如初以仁愛任恤復趨選部銅章列城得之不勤昔季路宓不齊理蒲與單父為孔門上第弘之在人仁遠乎哉況番君故地理通下邑其壤沃其境清惠和簡肅可以游刃異日九江之西上百里課第於有司者其在叔父

乎佐酒雲醉歌詩為禮有命曰爾宜序謹序

送三從弟況赴義興尉序

漢廷諸公皆附經術而施政事故其有猷有為不疚不懼若況者嘗理左右史記事記言之經傳謩訓居有司藉奏中乃令參調署吏以養以仕言顧於行行本於經脩性勤身而禄在其中矣夫學者病口隷其言而心不能通故吾三年第經明者三百餘士而知類通達者往往有焉嘗與賢諸侯河東柳敬叔吳郡陸伯冲寓書往

復論取士之道二君子言之頗詳若況之所履其吾與二君子之所欲求也豈無多文之富耶而況不耀豈無趣捷之敏耶而況不為蓋質素者受采必固平夷者遵道必遠況之志其在是乎吾與況也行以五綵衣裳視朝夕膳裘褐初鮮綬黄甚新彼陽羡有佳山水玉潭東舍溪南岳洞靈仁祠僊觀邑子鄉尊窮年勝賞筵仕於斯其樂如何有以賀義方之慶輕少别之戚伯仲羣從類其詩文亦命小子璩繫集作繁非於編末時皇帝御極甲

子赦令之後一月也

送玄上人歸天竺寺序

度門之教根於空寂因修以取證階有以及無不踐精深之習而悟虛無之理者未之有也未得為得則其病歟僕乆味斯法思與言者既而得玄禪師師早誦大乘經各（集作微言）數萬言晚得觀門之學今則色空如一哀樂不入矣桑門之患有二焉未得之患為外見所雜既得之患為内見所縛今玄公倏然於二見之間（集作門）不内

不外寘夫至妙身戒心恵合於無倪且以勾吳有山水之絶境天竺又經行之静界振錫而往其心浩然蓋隨緣生興觸物成化而不為外塵所引也幅巾男子權德輿稽首

送道依闍黎歸婺州序

予與恵公游十年而恵公以其徒依公見訪靄然之和發於眉宇得其道者不待言說予嘗欲黜健羨遺名聲不使塵機世相滑湣靈府故每隨縉紳士則神怠與依

惠游則性勝葢循分而動亦境所由然上人以東陽為山水佳地且生約二德昔所游踐況雲洩石室花發桃巖是二精舍為東南甲乙乃振緇錫泛然而行道機法樂盡在是矣如僕者方牽攣世教未得與師為方外之遊遐情幽賞期一二偈疏

送靈澈上人廬山迴歸沃州序

昔廬山遠公鍾山約公皆以文章廣心地用贊後學俾學者乘理以詣因言而悟得非玄津之一泒乎吳興長

老畫公掇六義之精英首冠方外入其室者有沃洲集作

州用 靈澈上人上人心冥空無而跡寄文字故語甚夷易如不出常境而諸生思慮終不可至其變也如風松相韻氷玉相叩層峯千仞下有金碧聳鄙夫之目初不敢眂三復則淡然天和晦於其中故睹其容覧其詞者知其心不待境靜而靜況會稽山水自古絶勝東晉逸民多遺身世於此夏五月上人自鑪峯言旋復于是邦予知夫拂方袍坐輕舟泝沿鏡中靜得佳句然後深入

空寂萬慮洗然則嚮之境物又其稊稗也鄙人方景慕（集作行）企尚之不暇焉（集作恐）敢以離羣為歎

送渾淪先生遊南岳序　李遠

予卝歲時遇渾淪於荆溪徒見其山中（疑衍）巾羽衣有玄古之貌瞻敬不暇未遑問道倏然一別俄六七年今兹獻春相訪于練湖之濵欒囊葵杖就館於我參希夷之旨折萬物之理皆發於全樸冥于大道（集作通）非夫人之為道道烏乎在嘗以郭氏注莊生之書失於脗合萬物

物無不適然則桀驁饕戾無非遂性使後學者懵然不知所奉因自爲注解并作三十三篇指要佳言精理特出古人之右矣夫然者睹其容則鄙恡無自入聞其言則和易淡於内兩忘所得得之至也既而振拂屨杖超然遠遊浮洞庭陟廬阜然後揮手人世南登衡山集作冷將長往而不返耶或蹔遊人間而不可得見之耶予風波之人未脫世累得以愚薄自全静每造適今日之别在於忘言

送從兄南仲登科後歸汝州舊居序

前人

古者採詩以辯志升歌以發德繫於時風播為樂章有不類者君子羞之今兄能泝其末流詠于深源志之所之不遷於物以為洙泗弟子起予者商而又嘉田之屢空鄙賜之屢中故帶經食力耕於汝山之下環堵蓬茨若簷華榱逸韻灑藻鏘然在聽去歲臨汝守首賢能之書貢于儀曹贍言正鵠審固則獲前此亦嘗失之矣退

實無慍羸而不嚚蓋能反諸已而已且用廉賈之道故也今將抵洛郊歷平陽與賢諸侯交歡假道然後自洛之汝燕居中林磅礴古昔務居遠大鶯出幽谷鵬擊南溟將與羣從叔季復修異日之賀豈止於令耶南宮郎有雅知兄者且與德輿為僚徵詩貺别以附其志謹序

送鈕秀才謁信州陸員外便赴舉序

前人

清旭燕居有秀才鈕氏以儒者衣冠訪我於衡門之下

用文一軸與刺偕至訪其行也則曰將抵賢二千石陸
上饒然後自江而西射策上國且上饒以偉詞邁氣待
東南之士士至必循分加禮縣是褒衣之徒恥不登其
門故殿中韓侍御亢直工為直詞嘗貺若以序故臨海
守李君子從父户部皆以文義風騷為師友又貺若以
詩矧夫植文行於内親仁賢於外強學不倦潔巳以進
令兹行也以桂林一枝為巳任豈虛也哉辱徵不腆是
用詞達

送獨孤孝廉應舉序

取士以孝秀二科古道也家有賢者時論多之君子之羣從皆以文藻射策或致位郎署今孝廉又以温凊之餘力行居業業茂行脩西遊太學吾子當上第之集作知天後衣春服吟舞雩東還南徐拜慶堂下粲粲門子經術發身古人有俯拾地芥之説斯濫觴矣

送輿平鄭少府歸上都覲省序 穆員

凡我東周之遊誰非君子之門吏子之至也惠羣公之

思且惜其去之速子有別墅我為甘棠富清溪翠竹豐流鸎密樹比而遐幽而曠美而不華野而不陋用厥羣勝甲於東溪四月之節其芳始茂葉成清陰花結朱實中林摧籜碧玉呈鮮麥風之秋與輕暑偕至二三子春醪夏服於是乎宜之陟則在庭降則在舟湍冷竹韻合如簫管時有山鳥雜乎其間羣籟同音俱以留客而嚴城暮日與林泉意殊奪我當歡趣子命駕諸公以為他日過庭之問一作閒次詩禮者其惟吾黨與東溪乎屬事

徵詞實假會文之友況吾子以言以立可久可大作者之意不惟系召南之什宜用緇衣之美副焉

送巴東林明府之任序　歐陽詹

國以人為本縣令親人之親者苟有命授無非慎擇令年執政又加精選自吏曹銓擬仕（集作枉）而退下者十之五六濟南林公以始仕之調發硎之刄請宰一邑天官劇巴東也而使為之平衡無疑鈞軸不轉非輕重質器目以昭如則安可於其難而易若此觧褐結綬當時之

戚既受牒恭命而南征集作濟南公與予鄉而且故幼而知公行先鄉曲譽是通閭井之意術以經明集作明經升實操教化之本今有社稷有民人則弓矢入養叔之手徽絃在師曠之膝何微之不中何妙之不盡去矣無使朱邑魯恭專美集作何是宫其餘則巫峽峨峨岷江湯湯水天下清山天下秀遊盤貴境為池為墉退公暇而集作多暇為我迴睇

送鹽山林少府之任序

新授鹽山尉孝廉郎濟南林君𦚏轄東軾蒞官也鹽山滄州之屬邑也滄州戎狄接境（集作際）之地國家虞守之會東南居恃力之卒西北有矜功之衆從事之劇惟天下先若非機足應權達能通變則不之與也公以二善而時與之夫騏驥未馳知有致遠之能（集作力）干將未割知有剸堅之功堂堂林君不假曾試（集作假嶧桐嶰竹道試使）必中音律勉以能事為邦之光禄者所以食人為國俸者所以表（集作衣）人賛時予尚知之而君豈不知之茍知

之何往而不利

送常熟許少府之任序

始入仕一有縣尉或中或上或緊銓衡評才若地稱而命之至於緊無得幸而處而緊中之美者尤難以人令年孝廉郎高陽許君授常熟尉者實緊中之美君十三舉明經十六登第後三舉進士皆屈於命去冬以前明經從常調蔭資貴中之乙判居等外之甲既才且地擢以是官夏四月隨牒之官四字集作隨之官之牒玉貌青春芬芳

有犄望棠陰而委質欝蘭陔以辭親征車轔轔所往在目異時九仞由兹一簣在邦猶家也不出於忠信許君常以為巳任夫何郵哉士之生制四方之志軫念於離别非所以為士也行乎哉

送建上人訪陽司業後詣涇原劉行軍序

前　人

建上人自兹又集作而西更為故人也至集作巫咸山有道釋子建上人元和之淳氣以類合休神遂性褭與少司

成陽公得于林棲公從下風之請斯縻大君之爵同方相致殊途且來雖羈鸞冥鴻一飛一籠邈心遠意終共超曠遊佛廟賞虛集作靈臺湖氷片玉光潔再裕來為去始散實聚終上人故人有在西土曰大夢未覺還宜一歡陶瓶芒履此焉而往東路肴集作着首悠然高雲西之人幾日而覿松栢之本集作下無凡草獄鶖之侶無凡禽西之人豈陽公之儔歟則集作則字覿遇之辰瓊玖之列詩云可頌德覿於斯其撰之竹帛儻傳俾後之人知貞元

是歳賢人之會二也

送無知上人往五臺山序

無生永存旨不易源綿兮在頫滴兮處渾釋氏子味其實歸其根其教雖傳非言可言惟相似者復到其門無知上人其到門者歟上人從儒至道從道至釋如歷星月以得白日若投集作棄扇翣而灑長風真空洞照熱惱頓盡水其性雲其身周四海以終静出六合而非寄維揚秋抄方至自閩日未成句作臺山之適目闗河於不

計擬衣食乎隨施怡如也澹如也以（一作此）行逢流得抵（集作抵）虛舟無程峨峨五峯幾日而上登異清涼侶善知識所至也之至玄之又玄乎予弱冠之年周（集作同）世諦之學神不遠逮溺在利名（集作名利）禮足而別悽然自傷岐途既殊聊各以行勉哉無知公勉哉歐陽生

送李孝廉及第東歸序

明經自漢而還取士之嘉也經也者聖人講善之録志立身正家齊國理在乎其中為人之父（集作父者）莫不欲其

子之明為人之君集作君者莫不欲其臣之明明斯行行斯近則平乎性命遠則成乎政令爾來加取比興屬詞之流更曰進士則近於古人之立言也為時稍稱其佻倖浮薄之輩希以無為有雖中乾外矯集作穪多捨明趨進俾去華敦集作取實君子惡以真混假含章抱器乎捨進為明新及第李孝廉則含章抱器捨進為明者晢晢肌膚松寒玉清以志學升太學以學就升宗伯背文手沾滯義口占二戴集作戴非工不往集作隹皇鄭復來投短書出

長卷精博集作專炳燠儔倫褒然聖朝貞元癸丑歲明經登者不止集作上百人孝廉冠其首非獨學勝亦以文聞則具集作有我芳華加之典實不惡夫佻倖浮薄角力於此輿屬詞並失分寸未知鹿死誰手不為也拾青紫之有路獻禁名以趨庭長途春光我美多彼噫盡藝而適猶有前聞家食非明時相待之意孝廉其志之

送洪孺卿赴鄉舉序

三折肱為良醫子五升詞場四遭掎摭是以竊知乎文

則洪氏子舉秀才前後(集作其非)勝負予得而廣(集作度字)夫子(集作天子)黼黻之性加好勤苦之節紡績墳典織組篇什觀經緯機杼則重錦繡段日日當成今年秋預貢士首薦(五字集作貢士果居首薦)歌鹿鳴以飲(集作食為)餞想鵬摶而飾駕金欲入(集作求)鍛玉將就磨光芒頴耀朝夕以冀迴鴈賓海秋風落山雖難別離問(集作向)慶無恨中鵠餘矢猶思再發升冬玄月朞會闕下

送族叔行元落第歸廣陵序

族叔行元既射策於主司不合春二月將歸淮南所寓羣公設祖方獻未酬族（集無此字）叔悄然有不暢之色羣公亦愕爾而阻歡小子侍觴奉觴而前曰歸好事春美時酒樂物叔於三者加同人將之而有未恱豈禮闌失意之爲乎昆吾產金荊山產玉自民役巧鎔琢蓋多唯干將和璞有大聞非百鍊則其工（集無工字）良可用歟非三獻而其寶可（集作乃）真歟苟良苟真不即成不即售適以精其研稔其實如叔也亦何稽於一邂逅哉若昔之人作

必行動必中則是蘇秦無履穿之歎甯戚無石爛之歌孫弘無十上之勤商鞅無再干之勞也知秦而不知否知易而不知難是夫人也非所以待予叔也叔如之何叔忻然見卞氏又（集作再）來之路平歸心納春景安酒意四坐以叶千鍾有娛既醉升車秋為到期

送薛大信歸臨晉序　　呂温

先師曰益者三友吾能得之豈惟直諒多聞而已可以旁魄天人談堯舜之道則有吾族兄皐可以根本性情

語顔夷之行則有太原王師簡可以發揚古訓論三代之文則有河東薛大信此三君子或道以樂我或行以約我或文以博我遭時則有光遁世則無悶其為益也不亦大乎大信與予最舊始以孝弟餘力皆學于廣陵之靈巖寺雲卷其身討論數歳常見大信述作必根乎六經取禮之簡樂之易六字集作禮之簡要詩之比興書之典刑春秋之襃貶大易之變化錯落混合崢嶸特立不離聖域而逸軌絶塵不易雅制而瓌姿萬變有若雲起日觀

畫成丹霞峯折靈掌無非峻勢皆天光朗映秀氣孤拔豈藻飾而削成者哉聖上方欲觀人之文潤色鴻業秉筆者如三光得天每賀大信有其時矣無何余被鄉曲之譽賦于闕下以文乖時體行失俗譽再為有司所黜此時大信亦與計偕知機全高匣刄不試昔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逝予之見黜子亦逡巡事雖不同其所感一也歲八月以岵屺之戀告予于歸予思古人有處有贈乃語之曰吾聞賢者志其大者文為道之飾道為文

之本尃其飾則道喪反其本則文存且使不存又何傷
矣彼邦是尭舜之遺俗唐叔之所理必有忠信如君者
焉問安之暇可與之處琢磨仁義浸潤道德考皇王治
亂之迹求聖哲行藏之旨達可以濟乎天下窮可以攄
其光明無為矻矻筆硯間也行矣大信茍非同志勿失
予言

文苑英華卷七百二十九